艺海拾贝

追求涉笔成趣
捡拾艺术理念
探寻文学初心

欢迎您的来稿

投稿邮箱：wanbaofukan@163.com
请在主题标注“艺海拾贝”。

潍坊晚报

2025年8月19日 星期二

值班主任：张媛媛 编辑：石风华 美编：王蓓 校对：刘小宁

忽然想念

□孔祥秋

故乡的老院子里有很多树，大都和我有关。我那时候还小，爹和娘去了田里，哥哥和姐姐去了学校，我就栽树哄自己玩。

院子里有三棵枣树，挺大的，是爷爷奶奶早些年种下的。我种的树，都与这枣树错开，不成一行。那枣树，不是我的喜欢。

枣树，是乡间别具一格的存在，在乡亲们眼里，算不得果木之树。那小小的果，捧一捧，再捧一捧，随意送人，都不成礼。枣木也入不了料材之木，做不得房梁、檩条，做不得桌椅，也就做些菜板、擀面杖、秤杆之类零零碎碎的小物件，在日常里叮叮当当地响着。

枣树傻傻笨笨的样子，不成大器。枣树属于院落，篱笆稀疏，土墙低矮，在这简简单单中安身立命，不入深宅大院。

枣树，似乎是没有爱情的女子，依了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，嫁了，从此纳鞋底、缝衣裤、点瓜种豆、喂猪养鸡，一生一世柴米油盐。幸福是灶里有柴、缸里有水、囤里有粮。若是门口再挂几串干辣椒，窗台上晒一层薄薄的小鱼干，这就是难得的富贵。

《诗经》里说：“八月剥枣，十月获稻。”收获，总是农家欢呼的日子。待中秋节临近，枣果红透，但不要以为枣树的盛典来了。在长长短短的木棍敲敲打打下，枣落了一地，叶子也落了一地，枝梢有折有断。此刻，会让人想起乡村的女子，十月怀胎，一朝分娩，但孩子才是主角，才是一家人眉眼里的欢笑。那枣树一样的女子，只能在一旁慢慢养自己的伤痛。

在我们几兄妹中，哥哥姐姐的名字，都比我的亮堂，比我的活泼。或许因为我是父母唯一生在乡下老家的孩子，就给我取了一个又土又拙的乳名，大概是期望我娶一个枣花一样的女子，与她安安稳稳地天黑，与她踏踏实实地天亮，四季是儿女熙熙，四季是五谷攘攘。

枣树是丑妻。乡亲们说，丑妻是家中宝。

父母，是把我当树一样来栽种的，在他们心里，与枣树成一行。小时候我不善言语，即使上了初中，每每说到女同学的名字，还会面红耳赤。我的木讷，果然与枣树相配。

枣树不惹风、不惹雨，但内心有自己的刚强，面对一刀一凿、一锯一锛，都是生烟的秉性。我就有这份枣树的犟，但从不以为自己会与枣树相守相望。枣树那枝枝丫丫老深的黑、深浅的褐，太过于烟熏火燎的色调，太过于油盐酱醋的味道。

小小的我，常常坐在院子里的捶布石上，望远处的天，望远天的云。尽管有枣树那乱乱的枝丫遮挡着，但我还是努力地想象着哥哥姐姐们童年里城市的模样。

城市里果然没有枣树，最初是释然的，渐渐是失落的。

说起来，在小城里生活已有三十多年了，常常与茶相遇，常常与酒相遇，偶尔也会遇了咖啡。茶，说起来高雅，但感觉哪里有些失当，只一冲一泡之间，就索然无味了。酒，看似宁静，喝一杯可欢、可怡情，但若是一杯又一杯，就要断肠了。咖啡，是有格调，可以提神，但对肠胃不益。想一想，这些年，我一直有慢性肠胃炎，似乎从来没有适应过城市的滋味。

世间许多味道，都已被调配得面目全非，此时才懂得红枣那浅浅的甜，是最恰当的；红枣茶那深深的香，是最妥帖的。一切的味道并不惊艳，却保肝护脾，养气补血。不药之药，是乡间里的不谈美谈。

忽然鼻子就犯酸了，那么想念枣树，想念被我嫌弃了大半辈子的枝枝丫丫。

有梆子声越来越近，那么脆，那么亮。那梆子一定是枣木的。原来有几千年历史的枣树，将生活的苦辣酸甜，都一一碳化成了钢，藏在嶙嶙峋峋的甲胄里，等人慢慢来懂。

父母或许早已把我看透，我是木质的，果实不可大甜大美，枝干不可顶天立地，与枣树成林就是富贵。我不懂，但最终是逃不出自己的性格，如今眼前时时会有枣树的影子。那影子像爷爷奶奶的模样，老得弯枝弯干，却一点也不摇不晃。

老院子里那三棵枣树一直还在，我就想，老了的我，是不是能有机会和它们站成一行呢？此时，关于枣树那从不曾心跳的记忆，竟然有了光。

那年，去表哥的村里相亲。北屋里，姑娘的家人都走了出去，随手带上门。屋里只剩下我和她。她起身，把那门敞开，一脚门里一脚门外，倚了门框说：“听说不爱下力气活，你这个人。”我笑：“同样的一堆石头，为什么要去搬，用排子车推不更好？”她也笑：“你这人，滑。”

她，竟然叫枣花。我们相看两生厌。

她嫁了一个实实在在的人，村子里忙，村外面忙。几次回老家，见她在一堆儿女中间不慌不忙地站着，老衣老衫，果然像那枣树。她家的日子平常得很。

我最爱一边写字，一边听歌。写到这里时，音响里放的是任素汐的《好》，我就跟着轻轻地唱：

每次我见到他
总想给他些希望
可我混得也不咋样……

任素汐，一个不声不响的女子，唱那不声不响的歌，发那不声不响的光。

有的光耀眼，有的光照心。枣树，有光，是默默照心的。天地沧桑，有福气的人才能和枣树站成一排，晨起见朝阳红，暮落有月亮水汪汪。

与故乡书

□季川

想起故乡
山脚下的小村庄
常年染着
大山的气息
安静，翠绿，祥和

村口的一方池塘
常年收藏
日月不变的身影
只有我的影子
暂时还在漂泊

人间最美是清秋

□管淑平

北方的秋天总是来得早，立秋没几天，就明显感觉天气凉快了，马上就要迎来一个明净的秋天。

为什么说是清秋呢？我觉得秋天比不得春天耀眼，比不得夏天热情，也比不得冬天粗狂，秋天是以静美动人的，像个文静的小姑娘，悄悄地来，悄悄地走，不声不响。

秋未来时，心中总有诸多期待。像是春天之于花开，夏天之于成长，秋天总是与收获有关。那么，经历了春天的耕耘与夏天的洗礼之后，我们究竟该以怎样的姿态获得怎样的收获呢？我期待的倒不是物质的享乐，而是一种精神的丰盈。秋天是饱满的、丰盈的，秋之力量源自内化，由内而外的力量终究会酝酿开一种蓬勃而饱满的精神家园，就像我每日都会抽出时间读书，给忙碌一个出口，给闲暇留个空间。

就连我的思绪和心态，每在秋之将至时，都变得不再那么躁动。安静地坐在房间里懒散看书，闲闲地写几个字，我分明能感受到秋天行走的痕迹。有时望向窗外，楼下的柿子树还是碧绿碧绿的，只是那密密麻麻的叶子缝隙中，多出了一个个小小的果子。我不知道它是什么时候结的果子，是在我往返于家和单位的时候，还是在我空闲的时候？草木变迁，转瞬即逝，这季节的容颜，不经意就变换了。

老家屋后的田埂边也有一棵柿子树。秋风一过，柿子树上的柿子就悄悄红一片。只不过，柿子个头不大，大人们说是从野柿子树上嫁接过来的。别看它其貌不扬，却是我们小孩的最爱。一杆子敲打下去，柿子就像冰雹般落下来。刚采摘的柿子，口感微涩，大人们将柿子放入干净的坛子中，一层柿叶一层柿子，慢慢放半个月，柿子就变软了，口感也不涩，吃在嘴里还有些清甜呢。

离屋近的一块地，父母种了菜，春韭、辣椒、西红柿、豆苗、赤根菜、大白菜、萝卜……菜地原本是一块荒地，杂草丛生，父母一点点地清除杂草，然后又保养土壤肥力，我们一年四季才有了吃不腻的应季蔬菜。夏天炎热时，摘下一个苦瓜，切成小片，放点辣椒，加上茄子、青菜，一同慢慢小炒，苦与辣交织在嘴巴里，形成一种奇妙的味觉，苦瓜不苦，辣椒不辣，相互中和，相互包容。篱笆墙下，丝瓜苗正缠绕在一根竹竿上努力攀爬，它要等待结一个瓜的时间。转头再一瞧，豆角已经懒散地挂在篱笆上，挨挨挤挤，煞是可爱。

秋天一到，野草中的秋虫就乐开了花，它们高兴地哼唱着一支支秋天的歌。在每个傍晚，我从农田走过，最先跳进耳朵的，一定是一声声清亮明快的叫声。路边的狗尾草在晚风的吹拂下左右忽闪，此起彼伏。我的裤脚沾满了泥土，一转身正撞见最西边的山坡上投射下一缕缕炫目的阳光，那是夕阳啊，如火如荼！

远离故乡后，我的感受好像变得迟钝了，直到天气明显发凉，一看日历，才发现竟离处暑节气不远了。